



乡情

大井春晓

□郑永凯



梨花树下翰墨香。陈涛摄

大井的春天,是从梨花里醒来的。春风轻拂,发出了开花的信号。大井几千亩的梨树施展积攒一冬的力量,光秃秃的枝丫上齐刷刷长出了无数的花骨朵,酝酿一场盛大的花事。三月下旬的某一天,晨光刚揉开惺忪的睡眠,漫山的梨花已悄悄舒展腰肢。那些挨挨挤挤的花骨朵儿,像被露水粘住的白蝴蝶,在料峭的风里微微打颤。忽然有只戴胜鸟掠过枝头,金红的冠羽扫落几滴宿雨,啪嗒一声,千万朵梨花便约好了似的,齐齐睁开五瓣的眼。放眼望去,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得耀眼。

这白是能沁出香来的。不像雪那般清冷,也不似棉絮那般轻浮,倒是把月光揉碎了,拌着山泉的甘冽,一层层往心里渗。道路两旁早早摆出了各种小摊,有卖柚子的、有卖野菜的、有卖糖画的时候,又好像是饱餐了一顿母亲做的野菜春宴而心满意足的时候……不知不觉,春就这样悄然而至了,在渐渐泛绿的田间地头 and 坡坡坎坎上燃起了春的色彩,驱走了冬日的沉沉寒意,把一切都变得温暖明媚了起来。

不知别人是怀着什么目的的漫步鸭子河畔的,赏新绿、闻花香还是醉春风?对我来说,漫步鸭子河畔感受春光却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我一直认为鸭子河畔是离春光最近的地方。

一个人的清晨,独自流连江畔,周围湿气气层氤氲,从寒冬中苏醒后灿然绽放枝头的朵朵海棠,在晨曦里尽情绵延,春色灵动殷红,河水精神抖擞。一时间,大自然萌动的气息,带着柔韧的力度如同春天的交响曲,款款向我袭来,心底深处的柔情,刹那就被这春的蓬勃所激发,瞬间竟有了不可阻挡的力量。

缓缓漫步江畔,看成群的野鸭旁若无人地在江面追逐嬉戏,划出几道弯弯的水波。听燕子在天空撒下一声声悦耳的呢喃,似在呼朋引伴,又像在跟人诉说那飞越千山万水的艰辛和重回故园的幸福。河畔树林里,很多不知名的鸟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清脆的鸟鸣声此起彼伏,加快了春的节拍。我喜欢这样的节奏,因为一听到这样的鸟叫声,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缤纷灿烂的春色,就会感觉到春的激荡,突然就觉得鸟语也有了色彩和气味,听着听着,你会觉得鸭子河是多么灵动多姿。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春雨,轻轻地,听不见淅沥的响声,整个鸭子河都笼罩在轻纱样的雨雾里,如画一样美丽,让你觉得春天就该是这个样子,无论是艳丽与素净、朦胧与晴朗,还是喧闹与安谧、热烈与沉静,都是那般的交

的青团上——艾草的翠衬着梨花的白,竟比年画里的颜色还要鲜亮。

这白是能醉人的。昨夜雨珠还在花瓣上打秋千,风一过,扑簌簌全跌进脖领里,凉丝丝直往心窝钻。放蜂的老赵头早支起帐篷,蜜蜂儿驮着雨露在花间乱撞,有几只醉醺醺的蜜蜂与踏春游人撞个满怀。梨园旁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在花蕊间钻进钻出,裹了满身的金粉。穿汉服的小姑娘举着油纸伞,伞面上斑驳的花影随着脚步流转,倒像是把满山春色都收进了绸布里。忽听得孩童惊叫,惊得戴胜鸟扑棱棱掠过,金红冠羽剪碎一树白雪。原是孩童发现枝丫间藏着去年未落的梨果,干瘪的褐与鲜润的白撞在一处,竟生出些时光错落的趣味。

大井的春天是会飞墨的。晨雾将散未散时,梨树下笔墨水砚早已备好,宣纸铺在长条桌上,镇纸压住边角,书法协会的老师们现场挥毫泼墨。放蜂人老赵头

凑近瞧热闹,蜂箱暂搁在田垄边,竟有工蜂误打误撞沾了墨,在宣纸上拖出曲折的金线,惹得戴眼镜的老先生抚掌:“妙哉,此乃天然飞白!”

日头爬上树冠时,梨林已成了露天的兰亭。十二管狼毫在花影里起落,楷书端庄如老梨树的虬枝,行草恣意似被风惊起的雀群。儒雅的陈老师最是洒脱,笔走龙蛇间,东坡的“梨花淡白柳深青”竟洒出了三分酒意。忽有顽童扯着蝴蝶风筝跑过,丝线缠住花枝,霎时间凌空皎白乱舞,恰落进“一树梨花一溪月”的墨痕里,平添几分天然装帧。

摄影协会的王老师猫腰钻到梨树下,镜头里框住的不仅是挥毫的老者,还有远处菜花田里扑蝶的稚童。最妙是七十岁的周老挥笔写“春”字,起笔时无人机恰好掠过花海,镜头俯拍处,雪花飞溅竟与宣纸上的墨痕虚实相映。

风筝这会儿成了会飞的铃印。穿红袄的小妹拽着沙燕儿,金鱼尾巴扫过梨

枝,抖落的花瓣正巧嵌进“香雪海”的题款。退休的张会计举着云台追拍,镜头忽而对准书法家挥毫的手腕,忽而转向菜花丛中写生的美院生——那姑娘的调色板上,梨花的雪白与菜花的明黄正在嬉戏。

日头洒透宣纸时,上百幅书法作品已寻了新主。穿冲锋衣的驴友将“满园春色”卷进行囊,戴草帽的老农把“惠风和畅”插在斗笠沿。摄影师小郑却独守古梨树下,待云层下的阳光吻上花瓣时,终于捕获了理想的构图:遒劲的枝干如篆书转笔,簇簇梨花若工笔渲染,其间点缀着几粒墨色般的旧年梨果,恰似闲章落款。

梨花飘过晾墨的宣纸,养蜂人老赵头拿起“梨雪摇金”的墨宝压在蜂箱上,不久这春日的馈赠,又将化作信笺,随放蜂人的卡车飘向更远的山川。春风载着零落的花瓣,将把大井春花的平仄,说给秋月听。

诗页

清明贴

(组诗)

□杨俊富

坟是一朵黄色的花

我跪祭的这一堆黄土
是父亲用尽一生
在山坡上开出一朵
苦厄的黄花

每年清明时节
我如一滴雨的回归
来到这片山坡
用眼泪
采摘一次,浇灌一次

跪在母亲墓前

跪在母亲墓前
寒冷的风雨在耳旁呜咽
我仿若听见母亲
临走前被癌细胞折磨的呻吟

如今,母亲已安详成一块墓碑
一堆黄土
是绝世的丹药
彻底根治了她的病痛

母亲,我就跪在您身边
任寒风掏空心中所有名利
唯您
始终安居我心中最温暖的一隅

清明雨

窗外下着雨
与“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场雨
一模一样

我喜欢赞美雨
但我不赞美今天的这场雨
隔着窗玻璃一遍一遍触摸
有如隔着一块墓碑
触摸住在里面的亲人

却摸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跳
只摸到我忍了很久的思念和痛
它们都在这场雨里
发酵、膨胀

木虽微、青山可望的道理。因为大家
都坚信:不管自己是一粒尘、一片叶,
还是一滴水、一朵花,只要不慌乱失望、
只要真诚地活出自己的姿态,就一定
能穿越寒冬迎来春天,那些所有的期
盼便会如约而至……

清明

□王笑枫

流水枯竭或污染,龙隐身于树
四月,人们找到了悲伤之源
死去的老父亲啊,哗然飞起来的
鸟群

松塔里有青果的舍利
在坟墓里还打坐、祈祷吗
整个四月
晚上的月亮都是凉的

祭扫回来,依然不能明白啊
为什么生死是这样的安排

有的已化作无形
有的还两手空空地活在世上

一只蝴蝶
飞过父亲坟头

□周开学

蒿草吐出新芽
碑文被春风擦亮
一只蝴蝶扇动斑斓羽翼
轻盈飞过父亲的坟头
细辨姓氏笔画
撞碎我眼里的朦胧

这只蝴蝶如果戴上眼镜
就是断文识字的先生
它用触须翻开泛黄的族谱
寻找温暖的影像
雨水打湿翅膀时
它蜷缩在父亲名字凹陷处打盹

小小的蝴蝶承载过往
在季节的巷口颤抖
仿佛要将时光的褶皱抚平
逾越香烛的界限
托起父亲的笑容

有人弯腰点燃纸钱
丝丝灰烬悬停处
蝴蝶忽然变成了
一缕静静燃烧的蓝色火焰

我伸出手想抓住瞬间的慰藉
指间触碰到的
只有轻柔的风

风物

老家的香椿树

□胡佑志

新春吐露,香椿树就在春天的不
经意中,悄悄探出头来,给姹紫嫣
红的春天披上一道红油油的色彩。

故乡的山坡上,父亲不知何时种
植了一棵香椿树,坡地的路边,香
椿树经年累月成长,一年比一年高
。每年,待香椿初露新芽,大概在惊
蛰过后,母亲就会采摘一些椿芽,
带回家后,淘洗干净,然后将椿芽
芽切细,鸡蛋打散,与香椿芽一起
搅拌均匀后入锅煎。淡淡的清香,
伴着一股犹如樟脑、丁香的气味
扑鼻而来,禁不住让我食欲大开。
母亲说:“喜欢吃的活,树上还有
椿芽,下次母亲就多给你做点。”

香椿树长到碗口粗时,树根部便
长出许多次生根,父亲就将次生根
苗移栽别处。父亲说:“一棵香
椿树,满足不了椿芽多,栽几棵,
以后就可以大饱口福了。”春天里,
邻居见我家香椿长出两三片嫩芽
时,就来采摘,父亲非常高兴。母
亲也说:“香椿芽多了,吃不完是
浪费,送些给别人,大家吃大家香
啊。”母亲的话语,如一缕春风,润
泽了我的心田。渐渐长大的我,在
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懂得了“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

待香椿树长到直径二十多公分
时,姐姐要出嫁了。那时家里清贫
,但也不能让姐姐被人看不起。母
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砍掉那棵
香椿树为姐姐添置嫁妆。我是看
着香椿树在父亲的刀下慢慢倒下的
,父亲抚摸着香椿树,不禁喃喃自
语:“这树长势不易,砍掉可惜了
,但我闺女要出嫁,得给她做家具
啊!”我对父亲说:“爸,你还栽有
几棵香椿树,好好管理吧。”父亲
暗淡的眼神突然有了希望。姐姐的

着手听心灵鸡汤的,有拎着菜散步
的,有做抖音直播的年轻人等,各
忙各的。

在沱江路大桥与珠江路大桥之
间,“旌湖揽翠台”小广场对角,一
组三星堆青铜像卡通人物塑像,
仿佛古蜀先民跨越时空的凝望。
侧面林带里的樱花,未谢完的蜡
梅,还有那朵朵玉兰都花蕾锦绣。
一座“城市智慧驿站”集智慧卫生
间、无人零售、共享雨伞、共享
充电宝于一身,还有残疾人专用
如厕通道等,让人们感叹科技的日
新月异。还有那飞跃两岸的蓝白
色铁栏过街天桥,人在上面行走如
云中漫步一样。

岷江大桥至长江路大桥这段是
候鸟集结飞翔地,大量红嘴鸥因
有游人抛食投喂,不停地飞到手
中抢食,水面上还有许多水鸟,它
们构成旌湖最美的景致。这一段
绿化带中有5656型铸铁黄色小火
车,还有德阳三大厂红砖墙和高高
烟囱模型,车间行车架等。凯江
路大桥至黄河路大桥,有大德阳
历史文化名人石雕像。

从青衣江大桥至黄河路大桥返
回,暮色中的石刻墙犹如史册,中
华文化的前世今生在浮雕间流转
。新修的岷江路闸桥处,喂鸟的市
民最多,也最舍得投食喂料。

湖岸边,无数只红嘴鸥边飞边
鸣叫,争相抢游人手中的食料,水
面上的候鸟只等食料掉下不劳而
获。有凤头潜鸭、红头潜鸭、白
骨顶鸭、绿头鸭、斑嘴鸭、花脸
鸭、野鸭等,在湖中倒置幢幢的
楼宇间划出墨色涟漪。一艘清污
智能机器人船,正悄无声息地搜
寻水面上的垃圾,与候鸟鸣声、
人语、水声谱成现代与自然的二
重奏。

这一程骑行,人和车轮的印迹,
何止是十九公里湖岸。母亲湖的
臂弯里,古老传说与未来畅想正
在完成一场盛大的交接。当三月
上午晨光再次染红天际线时,那
上千只振翅的精灵又将启程,把
这座工业城市春天的故事,讲给
更远的山川听。

归家推窗时,犹见远处旌湖
绿道蜿蜒如未写完的诗行,又将
在一个明媚春天里静默延伸……